

佳作有约

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编者按：4月17日，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马尔克斯一生著作颇丰，其代表作《百年孤独》被视为继《堂吉珂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之一。其1982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情真意切，寓意深刻，特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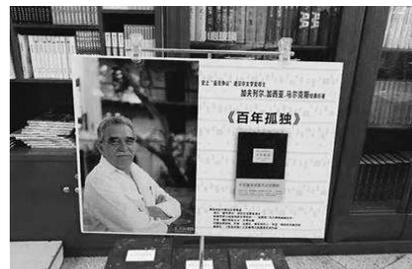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鳗鱼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600人中，只有5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11000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100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胗里居然包裹着金沙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滥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痴癫无知状态。曾3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娜为

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降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3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11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于火海的府第作纸铤，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



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中美洲



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4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160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100万，占本国公民的10%。乌拉圭这个只有250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5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请，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遇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量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鲁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乐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然而与独夫发展的计划变成幻想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功大大缩短了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一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家世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每天打开西南交大网站的首页，常常会有关于阅读的文字进入阅读者的视线，它们诉说着经典阅读带来的力量和美，这些文字是师生的读书笔记，在首页的“经典悦读”栏目刊出。

去年年底，西南交通大学邀请专家选出了96本经典阅读书籍，基本涵盖了通识教育中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典籍，涉及中西方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经济和法律等。按照校长徐飞的看法，学生在大学期间，每月读两本书，4年下来读完96本书。而西南交大始建于1896年，96也是交大的诞生年份。

著名诗人、艺术传播学院教授柏桦道出阅读经典的不凡之处：“据我几十年读书之经验，《唐诗三百首》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一生读书的第一步。从小孩发蒙，文辞训练，精神气质之养成，对自然、人生的认识等等，无不从这第一步开始。”党委宣传部部长向仲敏品味的阅读经典之意义是：“文化是需要代际传承的，而经典恰好是代际

以“悦读”搭建通识教育之桥

传承的绝佳纽带。”

但是，读图、读网、碎片化阅读时代，年轻人还会阅读经典吗？这次活动，学校把网络与读书结合起来，把96本电子书及时上架供学生“悦读”。学校官方微博举行了“我的三行读书笔记”，鼓励同学们写下自己的读书笔记；“每日一书”栏目介绍好书；发起“寒假读书”活动，赠送读书券。中文系马跃同学这样写道：“经典永远无法超越，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与之有关的沉甸甸的记忆。”在她看来，这些记忆或许不只存在于个人的阅读体验，它存在于千古相似的命运里，并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对于古典之美的记忆中。

实际上，经典阅读在西南交大不仅是一场活动，也是通识教育的载体。校长徐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道出自己的担忧：今日之大学，孔子、孟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成为遥远依稀的回响。大学里思想荒芜化、意义碎片化、价值虚无化几成通病，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渐于丧失，理性蜕变为单纯的效率和效用。其中，最令人堪忧的是在办学思想和理念上出现了重大偏差，其误区亟须厘清，使大学回归于本然价值。“通识教育应特别提倡学生自觉

阅读经典”，徐校长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精神品格、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通过与先贤对话，与智者神交，从中感悟人类思想的深度、力度、高度和厚度。学校本次开出的经典阅读书目，包含了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9个领域中最基本领域，即所谓“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领域的部分核心课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等。同时，也与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的部分，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是重合的。

有人问：“一所工科院校为何重拾经典？在今天有何新意？”西南交大有着118年的历史，18次搬迁，18次更名；118年，弦歌不辍，巍然不倒。在徐飞校长看来，大学教育不要一味强调专业才能而忽视了职业操守，不要一味强调科学素养而忽视了人文情怀，不要一味强调全球视野而忽视了历史眼光，学生应该既重科学又重人文，既有专业才能又能铁肩担道义。

如今，西南交大开展经典悦读正是对历史的致敬，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传递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重，寻找根植于工科大学的人文基底。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了第一集《脚步》。在《脚步》中，50多分钟的片子，美食数量超过20种，从川渝豆花、秦岭蜂蜜、山东煎饼，再到湖北房县小花菇、浙江红绕烧等，随着节目播出，有观众评价说，这一季的“舌尖”味道好像变了，不像第一季那么疯狂冲击你的味蕾，《舌尖2》的美食里面，主人公的命运也更加牵动人心，它从舌尖弹跳到你柔软的心脏，“如果说《舌尖1》能让你流口水，《舌尖2》是让人流泪的美食片。”

——《舌尖2》不流口水流泪，《新京报》，2014.04.20



依托新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教育形式正在“叛逆”传统课堂。推动者们多数不认同“工业化批量

生产学生”的传统教育，期望回归教育的本质。这些个体式努力在使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同时，也如“行为艺术”般遭遇非议。

诸如韩寒者是“叛逆”传统教育的少数成功者。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逆”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叛逆”教育工厂，《南方周末》，2014.04.18

人类的历史事件在实践中出现以前，经常是在灵魂深处首先宣告的。而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是青年人。——罗曼·罗兰

新的思想创造了青年，青年创造了新的时代。近现代的波澜壮阔的革新，要归功于青年；20世纪突飞猛进的进步，光荣属于青年。

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听到了时代的召唤，开始行动了，但他们还不够成熟，还在摸索；而有的青年还在沉寂，还在彷徨中逃避，还在满足中流连。

——归来兮，青年！《南风窗》，2014.04.20

振聿发聩

报刊精粹